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禪真逸史
第二十九回 軒轅廟蘇朴遭擒 延州府伏威遇弟

詩曰： 敢言直諫配三仁，遠謫邊隅作去臣。

設計定謀摧勁敵，輸忠盡節重天倫。

生前誓作奇男子，死後當為正直神。

萬古芳名垂竹帛，蘇君端不愧儒紳。

話說袁澄仰觀天文，見將星朗朗，照于城內，知難與爭鋒，有心歸服杜伏威。回衙和心腹人計議，暗將四個武士逐出，城上豎起一面降旗，差親隨軍校，往薛舉寨內遞上降書。薛舉看罷喝道：「此是用詐降計誘我入城，若要是真降，著袁州判親來，吾纔不疑。」軍校回城，備細說了。

袁澄道：「既已歸降，必須親往。」換一身素服，親捧版冊輿圖印信，步行到城外薛舉寨內跪獻。薛舉慌忙扶起道：「久聞足下才德，欲會無路，今幸相從，實慰渴想。」袁澄道：「卑職老邁無能，株守鄜州，受齊顯祖寵祿，不能盡忠報國，甚為赧顏。又遭輔臣嫉妒，將欲提回勘問，心所不甘。聞將軍興仁義之師，大駕到城，傾心願投麾下，不思爵祿之榮，惟求泉石之樂。幸蒙不加誅戮，感激不淺。」薛舉大悅，遜之上坐，設宴相待，酒罷，並馬進城。安民已畢，差快馬飛報帥府。杜伏威查訥大喜，就委王騏權掌州印，請薛舉袁澄同至帥府相見。

薛舉接了回文，別了王騏，與袁澄眾將回至延州帥府，下馬入府參見。眾觀袁澄，一表非俗。但見：

頭戴素冠，身穿素服，果然一貌堂堂。淡黃臉，三牙掩口髭鬚，骨格非常。眉隱江山秀氣，胸羅錦繡文章。慣識天文，也知地理，熟諳行藏。不是尋章摘句，果然定霸圖王。

杜伏威道：「久聞袁君大名，今得從事，何幸如之！」袁澄道：「老朽樗櫟庸才，時乖運蹇，故主之恩未報，反罹奸黨之讒，自身遭縲絏，感蒙仁主收錄，誓當報效。決不負恩。」

杜伏威亦設宴款待。飲酒三巡，查訥道：「本府七隸二州，惟鄜州富庶而險固，今得袁公相從，真乃天意，非偶然也。但其餘州縣未曾歸附，不識何計可以取之？」袁澄道：「卑職雖不才，蒙元帥軍師垂問，這數縣縣宰，俱與某契厚。廣樂縣縣令譚希堯，汾州縣縣令姚鸞，敷城縣縣令姚鳳與姚鸞是嫡親兄弟，這三人俱是齊顯祖天保六年除授，與卑職相交最久。文安縣縣令王大爵，廣安縣縣令伍通，宜君縣縣令柏臺，此三人蒞任未久，相交雖淺，頗亦義氣相投，不必廢元帥張弓隻矢，只須卑職片紙。喚來拜投麾下。上郡州知州席銘，侍材傲慢，外有虛名，內無實學，不過一腐儒而已，攻之亦易。只有白上縣縣令蘇朴，是個謫官，才兼文武，智識不凡。天保元年舉孝廉，歷仕外郡，聲名籍籍，盜賊屏息。朝廷嘉其才，于天保八年拜為諫議大夫，直言敢諫，權奸斂跡。今上新登大寶，寵用和士開穆提婆二人，此公上書切諫，惱了朝廷，謫為白上縣縣尹，最得民心。惟慮這一縣難以攻拔，軍師須選大將，定良計，庶幾可得。」查訥道：「既承明教，乞公作急修書，致于諸縣。若得歸附，白土亦不足慮也。」

當日帥府擊鼓傳令，諸將皆集。查訥分撥統軍，大元帥杜伏威為主帥，常泰副之，曹汝豐尉遲仲賢為合後，共起精兵五千，去攻取白上縣。又令黃松為正將，皇甫實為副將，率領精兵三千，攻取上郡州，即日起程。一面揀選能走軍士，齎書分投往各縣去了。袁澄暫授帥府參謀，兼贊軍機，兼署延州府郡丞。查訥薛舉諸將等，俱各守城不出。

且說黃松皇甫實二將，不一日已到上郡州，令軍士搖旗擂鼓，併力攻城。知州席銘探知消息，分撥軍民守衛，聚集佐貳官員書吏人等商議。席銘道：「賊兵攻陷延州郡，殺了蔣太守和鎮撫俞福，近來袁州判又舉城投降，賊勢猖獗。為首二人，英雄無敵，今既臨城，如何區處？」吏目鄒聞道：「本州城廓堅固，一時難破，所憂者，惟糧草不敷耳。堂尊大人謹守城池，火速差人齎檄各郡求救，內外夾攻，方可退賊。」席銘從其計，添軍各門固守，遣軍健出城，分投各郡求請救兵，並不出戰。當晚黃松解圍下寨，和皇甫實計議道：「席知州一書生耳，聞我兵至，焉敢迎敵！意必發書鄰近州縣請救，這早晚恐有人出城。公宜分遣人要路攔截，使彼內外消息不通，城中無糧，救援不至，數日間城自陷矣。」皇甫實道：「主將所見極明，即遣精卒把守東西南三處要路。北首是大寨，諒無人敢過。」將及天曉，三處軍士，果然獲得數箇奸細，解進寨來，細搜身上，俱有求救文書，盡皆殺了。急催軍士，併力攻城。果然城內人多糧少，百姓飢荒，怨哭之聲不絕。

這城中有一富戶，姓甄名雍，原來是個破落戶出身，為人刁鑽奸巧，佛口蛇心，專務足恭諂佞，習成一家生理，俗言叫做慣扛幫，又喚做烏嘴蟲。幫襯著宦家子弟，賺得些錢鈔，納了本州提控，倚官托勢，剝削小民。役滿資緣，當道選作遼州黃澤鎮巡檢，兼管稅務，盤詰客商車輛，大獲財利。被人告發，上司驅叱回鄉，做成偌大家業，廣置田產，只是慳吝鄙吝，為富不仁，親族鄰友，毫無所及。惟圖便宜，不顧行止，若得分毫利益，任你唾罵談論，慢不為意。因此人人怨惡，目為小人，取他一個渾名，喚做縮頭龜。有詩為證：

看人顏色喫人虧，打罵由他我自為。

筍殼包成花子臉，任藏名號縮頭龜。

眾百姓見黃松等人馬攻城甚急，城內糧食不敷，暗中三三兩兩商議道：「縮頭龜家裏錢財滿庫，米粟如山，我等受餓，他卻閉門飽食，我等不如打進他家，搶擄糧食，大家喫些，免得餓死，料官府自救不暇，焉能禁治百姓？」內中有一人，與甄雍鄰居，姓張，排行遜六，向前道：「諸君所言雖妙，但是止圖一時之飽，不思殺身大禍。比如搶了縮頭龜糧米，就是白晝搶劫，與強盜何異。此乃犯法的事，倘然究治，如何脫身？為今計，不如先差的當之人，弔出城去，投降來將，約定今夜舉火為號，砍開了南門，接引大軍進城。我這裏黃昏打進縮頭龜家裏，將他滿門良賤，盡皆殺了，擄劫家財糧食，放一把火來，就勢往州衙前也放一把火，迎接杜伏威人馬入來。我等可保身家無事，還有重賞哩。」眾人齊道：「這算計甚好，事不宜遲，倘露了風聲，其禍不小。」

當下就叫張遜六扮做漁翁，披簑戴笠，扒出水門。走不半里，被伏路軍拿入黃松大寨。黃松細問來歷，張遜六細道前情。黃松道：「莫不是席知州使你來的，難以聽信。」張遜六磕頭道：「席銘那廝，不知民情艱苦，一味糊塗。城中缺少糧食，百姓大半餓倒，小人等只為生死二字，來見將軍。若有虛詐，將小人監禁于此，但看今夜何如？」皇甫實道：「既如此說，不必疑心。今夜苦果火起城開，便是他的功勞，必有重賞。」黃松將張遜六留寨後，遍示眾軍嚴莊飽食，以待其變。

再說甄雍是夜謹閉前後重門，和一妻二妾子女們，在後廳花軒裏飲酒作樂，說說笑笑道：「看這些不成才的花子們，日常間不肯節儉，今遇兵火，卻都餓死，怎比咱老爺飽食暖衣，這等快樂！雖是咱天生的造化，卻也要人力經營。咱每日積攢錢財，省儉日用，故得如此，提挈你眾人享福。自古一人有福，挈帶滿屋。」說罷，大笑不止。唱道：

咱快活心胸，肉滿春臺酒滿鍾，直飲到昏鐘動，傾幾箇青花瓮。嗙！醉了樂無窮。嬌嬌陪奉，洗腳登床，便把雲雲弄，管甚麼圍城不透風！

大娘子與兩個小娘子，各奉我一杯，再唱齣與你聽。

三位娘行，一箇擔杆兩木椿。立起似筆架樣，坐倒似山形狀。嗙！與你熟商量：今宵當長，明夜輪他，後夕了三娘帳！

咳！若是這般，又起爭端了，也罷！不若今夜都來共一床。

你兒女們也敬我一杯，我再唱一齣你們聽。

白臉黃邊，從來入手艱。或把繩兒貫，或作攢絲面。嗙！財與命相連，有他飽暖，骨肉團圓，慶賀深沉院。富貴由人，說甚麼天！

這甄雍正在家飲酒取樂，瘋獍瘋智的驕其妻妾，忽聽得門外一片喊起，數百人手執器械火把，一湧而入。

甄雍見勢頭不好，情知劫擄，急忙閃入臥房躲避。未及進門，被一好漢劈頭一棍打死，一門老幼盡行屠戮。眾好漢搬運糧米，收拾金銀服飾當，四圍放起火來。只見州衙前又早火起，城門大開。城外黃松皇甫實見城內有變，火光燭天，忙驅軍馬擁入南門，殺進州衙，據住了庫藏，溺殺官軍百姓，單單走了席銘，不知去向；家眷人等，亦被亂兵所殺。黃松率軍救滅餘火，出榜安民。次早打開倉廩，將米粟盡散與被火百姓，大賑貧窮，差張遜六至延州元帥府報捷。查訥薛舉聞之大悅，重賞張遜六，授為百夫長，幫助黃松權掌州事，聽候調遣。不題。

再說杜伏威軍馬殺奔白上縣來，哨馬報道：「白上城外，已立下三箇大寨。中寨是縣尹蘇朴，右寨是縣尉戴大儒，左寨是弓箭教師顧天麗，三寨共有二千餘軍，號令整肅，準備已久。」杜伏威傳令：「離城二□五里，依山傍水，紮下營寨，商議進戰之策。」常泰道：「裘州判甚言蘇朴之能，元帥不可輕敵。」杜伏威笑道：「猥瑣小敵，何足介意！明日一戰，誓擒此賊。」常泰道：「元帥雖然英勇，遇勁敵不可造次。明日某與元帥衝鋒引戰，尉遲公與曹將軍領兵接應，庶無失誤。」杜伏威從其言。次日平明，俱全身披挂，將軍馬分為二枝，杜伏威常泰領馬步軍三千，當先搦戰。曹汝豐尉遲仲賢領步軍二千，在後督軍，大刀闊斧，殺向前來。

蘇朴知杜伏威軍馬已到，隔夜預先籌畫了，令左右二寨，如此出兵接應。當下披挂齊整，綽鎗上馬，出營布陣。兩軍對圓，二將出馬，蘇朴高叫：「何處狂賊，敢擅離巢穴，來此搦戰？」杜伏威馬上躬身道：「末將久仰侍中大德，故爾輕造。侍中名聞寰宇，才任樞棟，而區區為一縣令，智士為之不平。不若與小將共起義兵，掃除逆黨，同享富貴，豈不美哉？侍中俯納愚言，庶不陷于賊臣之手。」

蘇朴大笑道：「汝乳臭孺子，曉得甚麼！吾以忠孝傳家，豈從賊黨為寇？我擒汝獻俘，如拾芥耳。」言罷，挺鎗躍馬，殺過陣來。杜伏威正欲迎戰，一馬早已飛出，乃是副將軍常泰也，手持大斧，接住廝殺。二將鬥了二□餘合，蘇朴拍馬回陣，常泰趕來，被蘇朴背射一箭，正中常泰右足。常泰喫了一驚，撥馬便回。蘇朴飛馬趕來，杜伏威攔住接戰。數合後，蘇朴撥馬又走。杜伏威大喝：「那裏走！你那背射計，射得我麼？」驟馬緊追，趕過對陣，蘇朴已閃入門旗裏去了。猛地裏一聲梆子響，弩箭如雨點般射來。

杜伏威情知中計，慌忙勒轉馬頭，左肩上已著兩箭，負疼帶箭而走，蘇朴一騎馬緊緊追來。眾官軍見伏威已敗，俱大喊圍將上來。正在□分危急，恰好曹汝豐尉遲仲賢步軍早到，兩下混戰。又聽見西南角上喊聲大振，一彪人馬驟至，卻是弓箭教師顧天麗，手揮鐵朔，領軍殺入陣來。又見東南角上也喊聲大振，一彪人馬擁至，乃是縣尉戴大儒，手執雙劍，率軍衝殺過來。兩生力兵，勢不可當，將杜伏威人馬困在垓心，自辰至午，衝突不出。部下的將士，損折甚多。三處官兵，漸漸圍逼。杜伏威無奈，只得披髮仗劍，口念真言，將劍往西北一指，霎時烏雲罩地，霹靂震天，狂風大作，走石飛砂，又毒蛇猛獸，兇神厲鬼，隨風而至。嚇得官軍驚怖無措，拋戈撇劍而走。蘇朴等亦皆棄陣而走。杜伏威與三將乘勢大殺一陣，收軍回寨。常泰尉遲仲賢曹汝豐皆賀道：「元帥真天神也，不然我等都被擒矣！」杜伏威笑道：「今日是我欺敵太過，誤中奸計，若非法術破之，幾乎狼狽。」諸將士俱疲憊了，各賜酒食將息，謹守營寨不題。

再說蘇朴回寨，查點軍士，傷損不多。和戴大儒顧天麗商議道：「杜賊已入吾彀中，將被擒獲，不料用此妖法脫圍而去，實為可惜。兵不厭詐，今晚諒彼戰勝，不作準備，乘機劫寨，二公以為何如？」顧天麗道：「此計甚妙，今夜劫寨，可保全勝。」當夜二更，顧天麗當先，蘇朴繼後，帶領精兵一千，悄悄進發。到得杜伏威寨邊，已是三更，眾軍發喊殺入。果然杜伏威不曾準備，俱在夢中驚醒，慌張亂竄，你我不能相顧。杜伏威聽得喊聲大起，寨內火光透亮，急披甲綽鎗上馬，衝突出來，怎當箭如飛蝗，不能前進，復身穿出寨後奔走。顧天麗見杜伏威單騎出寨，欺他獨自一人，策馬趕來。看看追上，杜伏威回身迎戰，二將鬥了□餘合，顧天麗額中一鎗，翻身落馬。杜伏威人馬被官軍一衝，自相踐踏，盡皆潰散。直到天明，蘇朴收軍自回去了。杜伏威聚集敗殘人馬，少刻眾將皆到，查點軍士，折傷大半。杜伏威屯紮不住，只得同諸將回延州郡來。

查訥薛舉接見，備言致敗情由。查訥道：「前者裘參謀致書各縣，未見動靜，黃將軍已取了上郡州，不期大元帥反敗于蘇朴之手。勝敗兵家之常，不足介意，必須起大隊人馬，薛元帥同行，方可成功。」眾將皆然其言。當日再添軍士，共馬步軍七千，杜伏威、薛舉、查訥、常泰、曹汝豐、尉遲仲賢共六員正將，殺奔白土縣來。但見：

軍行騰起地中塵，遮空蔽日。馬走踏翻攔路草，偃土搖風。鎗刀噴雪爛燦，迸萬道寒光。旗幟蒸霞招展，動半天殺氣。馬上將神威凜凜，渾如惡煞下雲端。步下卒面目猙獰，好似夜叉離地獄。進退不參差，軍容嚴肅。銜枚雖疾走，隊伍整齊。果然將帥堂堂陣，到處人稱正正旗。

哨馬探聽，急急報入蘇朴寨中。

蘇朴笑道：「我正要賊盜盡來受戮，免勞跋涉。」此時另選一健將龔德淵代顧天麗之職，傳令二寨不可出兵。兩下相拒數日，並不交戰。薛舉對查訥道：「兵貴神速，如此對拒不戰，此縣何日可破？倘附近救兵齊至，何以禦之？」查訥道：「某已算計定了，遲延數日，探彼虛實，今已盡知。只有中寨堅固難攻，左右二寨，吾先出奇兵以搗之。若得此二寨，則中寨把持不定，必奔入城。那時另有秘策，取縣在反掌之間。」薛舉大喜。查訥傳令：「正元帥杜伏威大將曹汝豐，率領精兵二千，攻打左寨。副元帥薛舉副將尉遲仲賢，率領精兵二千，攻打右寨。正先鋒常泰，率領精兵三千直取中寨。三處俱初更進發。左右二寨放心殺進，不可退步，管取成功。得勝之後，兩路抄轉中寨之後，待蘇朴離寨追襲常將軍之時，即打入彼寨，放火焚之，殺回邀截敵軍。」又分付常泰道：「將軍至彼，不可便殺人，但擂鼓吶喊，虛作攻擊之勢，使敵將不敢出寨。則左右二寨，無兵救援，破之必矣。但聽我這裏號砲一響，便抽軍回，倘追兵掩至，且戰且退。只看陣後火起，可獲全勝。若我令箭一應，即當合兵攻城，切勿有誤。」眾將等受令而去。各自打點起兵。先說常泰一枝人馬，一更動身，三更盡方抵蘇朴大寨，一齊擂鼓吶喊，直逼寨前。蘇朴正在中軍帳秉燭觀書，未曾解甲，忽聽得寨外喊聲人眾，已知敵軍臨寨，傳令眾軍：「不許妄動，妄動者斬！」又撥弓弩手五百，營門口埋伏，「若敵軍進寨，即發弩射之。如彼軍退，我親自追趕，必擒賊將。」於是兩下拒住，但吶喊擂鼓，並不交戰。再說杜伏威一枝人馬，二更盡已到戴大儒寨口，寨內還有燈火。杜伏威一馬當先，斬寨而入，勢不可當。

原來戴縣尉在帳內飲酒，不隄防敵兵驟至，不敢迎敵，上馬穿寨而出。不半里，黑影中撞出一彪軍來，卻是大將曹汝豐，喝道：「快下馬受縛！」戴大儒驚跌馬下，被眾軍網了。前寨軍士，大半被杜伏威所殺，踐踏死者無數。這右寨龔德淵，也被薛舉軍馬砍入寨來，人不及甲，馬不及鞍，大半殺死，降者亦多。當下龔德淵見勢大，單馬逃生去了。這兩枝人馬破了左右二寨，逕抄到中寨之後。常泰率軍在寨前鼓譟，虛張攻寨之勢，聽得連珠砲響，忙抽軍回身便走。蘇朴見敵兵陣腳移動，率領精卒隨後追來。常泰且戰且走，約數里之地，蘇朴陣後火起，常泰情知兩路兵到了，復轉身躍馬，持斧直取蘇朴。蘇朴挺鎗來迎，未及交手，哨馬飛報大寨已被敵軍放火焚燒，兩路人馬大至。蘇朴驚慌，無心戀戰，撥馬而逃。背後常泰追來，正慌急間，見前面火光中二少年大將，攔住去路。三處人馬合將攔來，官軍大敗，各自逃生。蘇朴單馬拚死殺條血路，奔入城門，將門緊閉，拽起吊橋，止帶得百餘個軍士進城。可憐三寨官軍，皆死于鎗尖馬蹄之下。蘇朴入城，分撥軍士緊守四門。

杜伏威三處人馬，搶得器械盔甲糧草甚多，只見查軍師令箭已到，分付：「蘇朴軍敗入城之後，三處人馬併力攻城，止留西門放一條走路。今日西戌二時，務取此城，遲延不進者，定按軍法！」眾將分撥人馬，杜伏威攻南門，薛舉攻北門，常泰攻東門。城上砲石亂下，自平明直攻打至申時，將士俱已疲弊。飛馬又到，傳軍師將令：「諸軍不許擅退，今晚務要入城，違令者立斬。」但見：

士卒吐舌搖頭道，這次須當努力。將軍咬牙切齒，誓破此然後休兵。稍緩些兒，軍人拖來無面目。若懈退卻，鬼頭刀下不

容情。傳號箭各營知悉，人人奮勇揚威。飛羽書大小齊心，個個衝鋒陷陣。有這般急性軍師，不放些兒坎窞。有那樣英雄元帥，身先士卒登城。即如鐵桶也攻開，便是金盆須粉碎。

眾將士遵奉將令，奮勇攻擊。

將近初更，彩雲之上，微露一鉤新月。只見城內喊聲起處，北門大開，薛舉尉遲仲賢拍馬先入，諸軍隨後繼進。各門守城軍士，見敵軍進城，都奔竄逃命。杜伏威擁入南門，常泰打入東門。蘇朴正在馬上催督守城，聞報北門已有軍馬入城，顧不得家眷，見西門無兵攻打，逕出西門而走，馬不停蹄，奔了半夜，卻走到急水河口，一路無人追趕，心下暗喜。此時走得人困馬乏，巴不得下馬暫歇，又恐追兵趕來，勉強又行了兩箭之地。忽見路旁一座大廟宇，廟門上釘著一箇大匾，上鑄著軒轅廟三箇金字。蘇朴下馬入廟，向神位拜了數拜，禱祝道：「下官蘇某，蒙聖恩除授諫議大夫，不幸忤了朝廷，謫貶為本縣縣令。蹇遭狂寇杜伏威攻破城池，家小被陷，乞神明顯靈助陣。若得興兵討賊，克復城池，功成之日，奏聞朝廷，重修廟宇，大塑全身，願所鑒察。」祝畢，席地而坐，神思困倦，正欲睡去，只聽得一聲梆子響，殿後搶出四五條大漢來，將蘇朴執縛已定。

原來是查訥預料蘇朴必走這一條路，故留西門放他，預先埋伏健卒于軒轅廟內，候蘇朴入廟，即時捉下。當下眾軍正等箇著，將蘇縣尹解入縣來，城中安寧如故。杜伏威一行人都在公堂坐下，將蘇朴戴大儒二人和家眷盡皆監下，犒賞眾軍。次日，查訥親自到縣賀喜。杜伏威等諸將迎入堂上，設宴慶賀。薛舉道：「查近仁神機妙算，雖子牙復生，不能過也。發三路兵搗營，使彼三處各不相顧，此計易見。早知城內必有應兵，此是何術？非某等所知，乞軍師教之。」查訥道：「小術何足為異，二位元帥攻破左右二寨，抄入中寨時，某已預選勇士四餘人，取所殺官軍盔甲旗號腰牌，粧作齊軍，乘亂隨蘇縣尹雜入城內，約定黃昏月上，砍開北門，迎接大軍入城。但留西門放蘇君出走，欲生獲之耳，此時為何不見擒來？只恐逃脫，又留一心腹大患矣！」杜伏威等聽罷大喜道：「軍師神算，伏龍鳳雖不能及也。昨夜軍士于周水河軒轅廟中，生擒蘇朴這廝，監禁在此。待軍師到來，斬首號令，以泄日前劫寨之忿！」

查訥道：「元帥差矣，當今之世，得人者昌，失人者崩。似蘇君智勇足備，世所罕有，某之用計生擒，不忍殺害，正欲得之以助元帥取威定霸，豈可因一時小忿，囚禁以辱之？」眾服其論。查訥即同杜伏威薛舉親自進獄，將蘇朴戴大儒釋放，換了衣冠，請出堂上，以禮相待。又將兩處家小盡皆放出，寄居民家安頓。查訥一心只要以恩義感動蘇朴，使彼投降。不期蘇朴心如鐵石，不肯轉移。查訥等再三懇勸慰，待之上賓，蘇朴向南而坐，閉口不言，眾人無可奈何。戴大儒頗有歸順之意，見堂官如此，不敢開言。查訥分付人役伏侍蘇戴二人賓館安置。蘇朴至夜半，候眾人睡熟，解下裹衣鸞帶，自縊而死。

天曉人知，報入衙裏，查訥大驚，齊出來看視，不勝傷感。即令厚殮已畢，任蘇朴家眷搬喪回故土安葬。戴大儒心下淒慘，不願功名，拜辭要去修行。查訥亦贈金帛，釋其全家眷口，團聚而去。這一節乃是查訥大德之處。有詩為證：

仁主好賢若渴，將軍視死如歸。

德沛黃泉瞑目，恩施赤子揚眉。

再說各縣聽得杜伏威軍馬臨城，驚惶無措，有的議堅壁固守，有的議出兵對敵，有的議發文書求取救兵，主張不定。正慌急間，接得袁州判書札。書云：

不佞澄夜觀乾象，主星暗弱，將星倍明，正照此地。杜將軍者，師行有紀，勇力絕倫，真英雄也，難與爭衡。不若倒戈納降，庶稱明哲。鄙意如此，其從與否，則惟尊裁，毋致後悔。特此馳達，以盡平日相知之雅。餘不贅言。

這廣樂縣縣令譚希堯見了袁澄之書，差人往各縣計議。各縣回說袁君見識最高，城池又大，兀自歸降，我等城小民稀，糧草不足，焉能據守，幸彼攻取上郡州白上縣二處，勝敗未知，候有消息，再作區處。

數日間探馬報說，敵將黃松攻破上郡州，席銘棄家逃遁，各縣驚疑。次後又報杜伏威軍馬打破白上縣，縣尹蘇朴盡節而亡。譚希堯問了二處消息，火速移檄各縣，共約納降。廣樂縣譚希堯、汾州縣姚鸞、敷城縣姚鳳、文安縣王大爵、宜君縣柏臺，俱城上豎起降旗，差人齎降書冊籍，詣元帥府投納。袁澄差人引各縣使者至白上縣拜見杜伏威，遞了降書。伏威大喜，重賞來人。隨即行文，委譚希堯等照舊供職，掌理縣事。只有廣安縣知縣伍通不納降書，棄城遁去。查訥令王驥權署縣印。杜伏威得勝，班師回延州府來，大小將士迎接入城，至元帥府參見。

杜伏威開筵慶賀，酒過數巡，杜伏威舉杯對查訥道：「不佞招集義兵，鋤強扶弱，無心得地。感蒙軍師妙計，兵不血刃，一連下了數郡。雖是根基創立，奈何地僻民稀，東有周師，南有陳國，西有齊軍。倘若三國齊心併力來攻，前後受敵，正犯了寡不敵眾之語，軍師何以處之？」查訥笑道：「不須主帥費心，查某已主張了也。齊世祖初登大寶，國家多事，況和士開穆提婆二奸臣執掌朝綱，蒙蔽主聰，諒來一時軍馬未得就動。陳國君臣猜忌，連年饑饉，自守不暇，何暇伐人？惟周朝稱為隆盛，君臣緝睦，卻又與這裏地境隔遠，若軍馬涉險而來，糧食轉運不繼，又防陳齊二國乘虛直搗其後，料他亦難動兵。這三處人馬，都不足為慮也。今主帥已得數郡，糧食可支□年，人馬將及萬數，退可自守，進可攻取，所少者人才耳。主帥速宜招賢納士，延攬英豪。若得謀臣如雲，武將如雨，何愁基業不弘，規模不大哉？吾觀武州南安朔州三郡，地闊人稠，錢糧廣大。得此三郡，亦可與周齊陳鼎足而角矣。」

正談論間，軍士飛報：「東門外一員大將，帶領數千雄兵，大張旗鼓，勢欲攻城。」查訥杜伏威都喫一驚，急登城樓觀看。杜伏威見了那將，不覺踴躍大笑道：「故人來也！」正是：

謾言久旱逢甘雨，今日他鄉遇故知。

不知來將是何故人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（本節完）